

《野蛮派对》:诗的哗变

——雷鸣诗歌的美学批判

吕 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0055)

摘 要:雷鸣是一位才华横溢、笔耕不辍的青年诗人。90年代中开始诗歌创作,至今已有两部诗集问世,颇具影响。他的诗通过对当下城市生活的诗性扫描与叙述,批判了现代化进程中凸显的物质主义思潮对人性的异化及其导致的世态人情之异变,进而表达了诗人对于人性本质与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思考。

关键词:野蛮派对;诗歌;城市文明;批判与拯救

中图分类号: I 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5-0058-04

Wild Party as a Breakthrough of Poetry

——The aesthetic criticism of Shi Leiming's poems

LV Gang

(Xi'an Univ. of Arch. and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Shi Leiming, a diligent young poet with keen wit, has published two influential poetry collections since the middle of 1990s. Through poetic scanning and narrating of the city life today, his works criticize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resulting change of worldly wisdom stemming from the materialistic thought during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These poems express author's questioning and reflection on both the essence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Key words: *Wild Party*; poetry; city civilization; criticism and salvation

—

三年前,雷鸣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下一个偶像是野兽》。

三年后的今天,雷鸣的第二部诗集《野蛮派对》^[1],又面世了。

三年前读雷鸣的诗,脑子里猛然闪出一个诗

人——法国的波德莱尔,还有他那本著名的《恶之花》。

今天,再读雷鸣的诗,总的印象未变,但有了大的扩充与明显的修正。雷鸣的诗,其精神、其命运与波氏何其相似,它的题材主题、美学风格,又与波氏有明显的区别。雷鸣毕竟不是波德莱尔,雷鸣就是雷鸣。他有自己的诗歌风格与美学追求。雷鸣的诗,既有别于一百五十年前的波德莱尔,也不

收稿日期:2012-06-29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项目“西部诗歌与西部精神——新世纪十年西部诗歌研究”(11JK0265)

作者简介:吕 刚(1965-),男,陕西西安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

同于朦胧诗以降国中新诗的任何一派。

下这样的断语，没有别的意思，只想随“波”逐流，指出雷鸣诗歌的特别之处。

二

读雷鸣的诗，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诗歌结构的奇特性。

雷鸣的诗，几乎彻底打破了古典诗歌——也包括深受古典美学影响的现代诗歌——那种起承转合的运思方式，不讲究结构的完整性。他的诗，无所谓头，无所谓尾；起笔即开，落笔便结。句与句间，似接非接，词与词间，似连非连，而又浑然天成，无气断骨裂之虞。如块石磊落山间，亮星漫布夜空，随你左顾右盼，下俯上仰，山自拥其形势，天自显其色容。请看：

漂亮的姑娘穿着军装
美丽的人即使绝望也要表情端庄
乌鸦黑色的叫声很美
让人们想起悲伤
对面大使馆的围墙
铁丝网
像是要拍一场电影
关于信仰

这首题为《故事》^{[1] 77}的诗，无论顺着读下来，还是倒着读上去，其情与思通贯，意与绪连环。构成“故事”情境的几个主要意象——“穿军装的姑娘”、“黑色乌鸦的叫声”、“大使馆的围墙”、“铁丝网”等，无论先后次序如何，其传达的诗情意向是确定的。当然，这可能是个极端的例子。不过，笔者还从诗人对其个别诗作所做的修改中，无意间窥见了这一结构的秘密。

仔细看过《野蛮派对》初稿和修订稿，两厢比照，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变化。《诸城与野》，初稿是两首诗。自“今夜 月光如水”以下是题为《早于春天》的另一首诗。定稿合为一首，分一、二两节。开始以为是个不经意的错误。看一看，发现这样的改动不止一处。像《匈奴没了名字》这首诗，是由原诗和题为《一次完美的回忆》（自“今夜你看到了我的北方”以下）的诗，合二为一而成的。不知道诗人为何这样处理（他一定有他特别

的感触和理由）？不过细读之下，感觉两首诗，合则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分亦无割切断裂的残相。诗的情境与意绪都是圆满的，通达的。

为什么会有如此奇特的结构效果？

笔者以为，主要在于诗歌的结构方式。传统诗歌的结构是平面的、封闭的，讲究完整与均衡；雷鸣诗歌的结构是立体的、开放的，它以一种意绪，或者一个意象为核心，向四面八极拓展、辐射，追求突破与无限。它像一块磁铁，在自我质量与能量的范围所及，尽可能地释放与吸附。读雷鸣的诗，耐心而又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有一个发现，《野蛮派对》里的许多诗，合起来，就是一首长诗；一节一节拆开来，又不妨为精粹而意味不消的短章。这种结构，极似一种水晶体；聚与散只会改变它体积的大小，不会折损它的质地与品相。这种结构方式，如果不是雷鸣诗独有的，也是极其罕见的。

三

雷鸣的诗何以形成这样的结构方式？这里，我们需要了解雷鸣诗歌的主题、意象与艺术手法。

雷鸣诗歌的主题主要围绕着对于人性的觉察、洞见与质疑而展开，而深入。步入新的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不均衡发展，加之有效的制衡机制的缺失，促使了人的欲望的膨胀与混乱，人性扭曲，时风不爽。这一点，对于有良知、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的诗人来讲，有切身的体会，更有深在的忧心。一部《野蛮派对》，几乎是对人的本能欲望——物欲、权欲和性欲的全面切入和生动展现。《疯狂》^{[1] 121}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作。全诗55句，分四节。第二节写道：

我在笼中散步在黑夜散步……

我看见了 你 沉默的人性欲的人 歇斯底里的人 昏迷的人

我们一起看见了民族的鬼魂吸毒的少年和美丽的卖淫的女人

我们走进镜子安静的坐着听墙的内部颤栗的叫床……

第四节，出现了令人惊异的诗歌形象：“哦 孩子/孩子先生/你是总统你是暴徒你是一个卑鄙的商人你是一个民族”，“你在一个烂醉的黎明呕

吐吐出胆汁与动物破碎的肉体……”波德莱尔讲,诗人的大脑是一面“魔镜”。“孩子先生”是“我”所看见的这一时代的“人”的影象。由于身体和心智的不协调发展,人会显出“怪相”,会“疯狂”,结果必然走向“墓地”。这首诗情绪激烈、主题鲜明,是对当前社会现状的一个表态。其实,雷鸣的诗,都是从个人的感受出发,自不同的角度切入,抒写一个时代的病与诗人内心的痛。

诗歌史的经验表明,一个真正的诗人必然是一个批评家。当然,诗人的批评不同于政论家。他的思想情感要得到充分、有力的传达,必须借助意象。

意象是构成诗歌艺术的核心。对于意象的不同把握与调动,会形成风格相异的诗歌作品。意象这个词本身就是由“意”与“象”两部分构成。一般来说,古典诗重“象”,现代诗重“意”;感性型诗人轻“意”,理性型诗人轻“象”。歌德说,他从现实生活出发,创作“应景即兴”的诗;席勒从观念出发,写作“寓意”诗。就是这个意思^{[2]6}。后来,有诗人致力于“意”与“象”的均衡与融合。庞德把“意象”理解为“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T·艾略特替他的思想情感寻找“客观对应物”,创造了“荒原”这个现代诗歌的典范意象。很显然,作为一个有个性的诗人,雷鸣也有他的意象理念与艺术实践。

关于意象,雷鸣没有清晰的理论表述。但雷鸣诗中的意象有它自己的总体表征。雷鸣没有写出像“荒原”那样象征意味鲜明的意象,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源于他对诗的“意象”的自我理解与重构。雷鸣说,时常会有一个词语或一种奇特的感觉冒出来,盘桓于心,不能自己,必得敲击电盘,一吐为快。所以,雷鸣的诗写得既快又多。于此,我猛然思得诗歌“意象”的另一种可能。即是,以往我们总是强调“意”与“象”的区别,忽视了它们内在的关联。比照佛家“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说法,是否可以讲,意不异象,象不异意,意即是象,象即是意呢?明确地说,就是人的眼中之“象”是象,人的心中之“意”是另一种境象。这个观点,王国维先生早表述过。他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一境界”^{[3]2}。所以,“意”的含义很宽泛,可以是志意,是情感,也可以是莫名的意绪。内心的

意绪,完全可能作为诗人自我观照的对象。雷鸣正是把升腾于心的各种意绪作为他诗歌的主要意象来写。

雷鸣诗中反复出现的诸如“黑夜”、“北方”、“宝石”等意象,确定的意义内涵难以理论,但情绪的意向性还是明了的。比如“北方”意象,在艾青的《北方》一诗中,被赋予了鲜明而浓重的国族内涵。但在雷鸣的诗中,“北方”变得含混而灵动:

今夜

你看到我的北方

北方的夜晚很黑

——《匈奴没了名字》^{[1]38}

北方就是昨天伤心的原因

北方就是伤心自己

——《给你的献诗》^{[1]37}

今夜 取出大钟之声

北方最后的假面

——《诸城与野》^{[1]57}

这些诗句中,“北方”有时是客观性的地域意指,有时是主观色彩很重的心理暗示,有时是主客混沌、意绪难明的杂糅体。甚而有时,诗人纯粹借用这个语词本身特有的音声,造成一种力量感。雷鸣的“北方”意象,没有明确、固定的意义内涵,他要传达的是一种内心情绪——阔大、沉重、野性与晦暗,而非狭小、轻巧、明艳与柔弱。诗人写下这个语词,诗中安稳这个意象,便如种出土,如剑出鞘,沛然的生机与逼人的气势全有了。

由此可见,诗歌意象中“意”的成分的虚化、弱化,只是剥离了诗人夹杂其中的一些主观意念,但却给读者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比如“黑夜染透了我的土地/我的土地很美”(《匈奴没了名字》)^{[1]38}、“最后的黑夜来了/它是一块死亡的宝石”(《安慰》)^{[1]31},这些诗句中的“黑夜”、“宝石”两个意象,诗人的意指飘忽不定,暧昧难明,但它足以激发读者调动更多的生命经验与艺术想象。这样,诗的目的反而更加有效地达成了。

说说雷鸣诗的艺术手法。表面来看,所谓手法就是诗人调度语言,创造意象,结构作品的手段或技法。本质上,它含纳着诗人对于语言和世

界的独特经验与理解。雷鸣说,象征与通感是他主要的艺术手段。在他的诗中,我们发现,意象与意象之间,语词与语词之间,似乎没有界限,没有隔阂,万象交通,心物畅达。《黄金葬礼》^{[1]71}中有这样的句子:“那黄金一样的傻笑”、“这黄金的葬礼人们狂欢”、“交出心中淫荡的矿石”、“给你彩色的疼痛”。在这里,诗人用“黄金”来修饰“傻笑”与“葬礼”,用“淫荡”来修饰“矿石”,用“彩色”来修饰“疼痛”,沟通人的视觉、听觉与感觉,兼容物质与精神;在《双倍思想》^{[1]137}中,诗人用“双倍的思想”、“双倍的阴影”和“双倍沉默”暗示某些复杂的事相与内心感受。这种对于通感与象征手法的交互使用,使得雷鸣诗的语言充满了活力与张力,意象的迭嵌更加灵活,容易生发意想不到的诗艺魅力。雷鸣诗歌结构上的独特性,其奥秘也在于此。

四

雷鸣的诗是美的。它们鲜活而有力量。无论在结构、主题,还是意象方式上,雷鸣的诗,都呈现开放的、变化的、动态的特征。这正是现代城市文化的特点。雷鸣出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成长于城市经济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后八九十年代。其情智与思维是在中国现代城市文明复兴的背脊上成熟的。雷鸣的诗,尽管渊源于黄翔、北岛,但与他们纯粹的政治批判不同;尽管心仪于海子、顾城,又与他们眷念于农业自然的心态有异。雷鸣是立足于他的时代,并为这个时代所写的真正的城市诗。雷鸣热爱城市,并热衷于工商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化”的美。他只是不满现状,不满足于仅仅如此,因而才催生了他的艺术创新与实践。雷鸣曾这样表述,在农业基础上形成的古典文化,其实是要把男人从精神上女性化。所以古典诗歌,甚至那些具有古典倾向的现代诗歌,其艺术特征是唯美,伤感,自恋,自

怜。而在现代城市文化的浸染下,个体人的精神与人格更加完善,思维更加成熟,其诗歌艺术往往呈现出强大的、震撼的、诱惑的而又真实的动力感。这种不求细腻与均衡,甚至固持粗鲁与坏相的艺术看上去有些“丑”。这种丑,其实是一种更深刻、更成熟的“逆向的美”。只是一般大众还不太习惯,不太容易接受。

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雷鸣诗歌的命运了。

一个诗人用生命创造的美的艺术品,却遭到批评家的冷遇。笔者以为,艺术观念是一个原因。也不能排除另一个因素。就是人们有意无意对于诗人的误解。

正如雷鸣所言,诗歌是诗人和自己的对话,和时间的对话,和造物的对话,和未来的对话。诗是诗人站在时间的某个点上朝向内心反观与反思的艺术。雷鸣诗歌对于人性欲望的质疑与批判,从“我”开始,最后再回到“我”,是诗人对“人性”的自我内观与反省。《疯狂》中那个“孩子先生”其实就有诗人自己的影子。不错,雷鸣的诗是“反讽”的,甚至是“反叛”的,但那不是针对具体的个人。雷鸣说,“我虽然持批判态度,却极少针对具体”。他深知,“小恶,是具体的人所为,而人类的大恶,却是集体无知和不负责任的系统累积所致”^{[1]168}。对于个人,雷鸣是宽容的;对于社会,雷鸣不放弃他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野蛮派对》是诗人提供给时代的一份生动而详尽的“病相报告”。我们从中看到人性“绚烂的伤口”,那是社会“最繁荣最死亡的部分”,更是个体生命内心的“疼痛”(《的信仰》)^{[1]112}。因此,诗人工作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艺术本身。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诗人享受着如同母亲创造生命一样的痛苦与喜悦。至于诗人的价值与意义,那是由其艺术品的品质与作用决定,由时间最终给出答案的。

今天,时间已经证明了波德莱尔和他《恶之花》。我相信,时间也必将检验与证明雷鸣和他的诗。

参 考 文 献

[1]史雷鸣.野蛮派对[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2]姚可夫.《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3](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